

半夜滌是硬生生被人揍醒了。身邊的少年顯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腳，在床上翻來覆去，被驚醒的滌依然在低血壓狀態，一時沒能理解到什麼。

他把那個夢裡打功夫的少年用被子包好，可這哪阻攔得了平常訓練有素的小傢伙，綁得再好不到一會也被踢到鬆開，他又不煩其厭的綁回去。

但滌摸到了什麼，用被子蓋住頭時摸到了濕透的棉被，本來以為是口水，卻發現流出的地方是眼睛。

這讓他清醒不少，漢賽爾什麼時候哭過了？

他急忙晃了晃一副被毒打到哭的少年，但顯然沒有什麼用，少年一點要起床的意思都沒有，看起來就像中了什麼魔法一樣。

照理說漢賽爾應該是有辦法自己離開夢境的，魔法就是操縱記憶和幻想的他不可能對夢一竅不通，夢到那麼激烈的噩夢應該能輕鬆清醒。滌繼續晃動著，少年卻還是沉著夢境之中，甚至因為搖晃而更加對夢的內容恐懼。

漢賽爾在夢裡在抵抗著自己的死敵，抵抗著因為意外得到身體而向自己的家人趕盡殺絕的敵人，僅剩下他孤身一人，目睹在世界的重構。

沙石的散去、建築物的消逝、生命體呼吸停止的聲音、以及生命體停止了思考後乾枯的記憶之海、失去回應，回朔到最初的世界樹。

他在一片混亂中看著「塔」的崩塌。大風吹起了地上黃沙，黑色的天空和裂開的土地將最後的家園送入地底深處。

他隨著大風搖晃，身體和盾抵抗不了風的破壞，他知道一切都是夢，但將意識死死鎖在夢裡的少年沒發現現實的自己被搖晃著，於是他陷進了這場虛假的災難。

眼看情況似乎越來越不妙的滌，在情急之下叫了叫潘多拉。但在手機裡開機的人工智能卻對漢賽爾的狀況有些麻木，像是習以為常。

「這是他天職，概念魔法使裡貼近根源的孩子都會這樣，雖然這次反應的確是大了點。」淡定的人工智能若無其事地敘述著，「世界會告知他可能的危機，多痛苦也不能弄醒他。」

「不過他也不會隨便醒來。」

因為他明白那是最好的機會，在一切發生之前挽回。

所以漢賽爾就算哭了三四次都沒有要起床的意思，就算控制不住自己的手腳也絲毫不會醒來。

但眼淚還是控制不住，本能的掙扎依然在繼續，他捲縮在床上依然脫離不了夢的折磨。

滌在潘多拉的解釋後停止了對他的喚醒，他清楚明白那是要事，身為觀測能不懂觀察的重要麼？但又不忍於他沉醉在夢裡不斷落淚的模樣。

他突然想到，有一個說法是外界的影響是能干涉夢境的。漢賽爾現在不會選擇醒來，也不知道夢將持續多久，他索性死馬當活馬醫，在潘多拉的錯愕中將人攬進懷裡。

溫度的確讓漢賽爾平靜下來了。

被自身囚禁在夢裡的漢賽爾好像察覺到了溫度，平息了那份獨自面對一切的恐慌。和夢不符合的感官讓他將情緒抽離，搞清楚了這不過一場預知夢。

——對啊，是夢，我好好的。

外面的世界依然有滌，響啊、家人啊一切都好好的，什麼事都沒有發生，什麼事都可能不會發生。一種安心感尤然而生，只要讓這件事永遠不要發生就好。

他在夢裡平穩下來，淡定地看著一切，拼命分析著剛才所見的局面，大致災難，少至一字一詞，吃力地回憶和理解。又吸收著繼續撥放的預言，但他卻穩定下來了，沒有再掉眼淚。

「居然有用啊...」人工智能在手機裡抱著手臂，有些淡定。滌卻把被子給卷上去，包覆住噩夢中的少年。

還有規律地拍背，提醒著他自己還在這裡。沉默的陪伴持續了一陣，漢賽爾的呼吸恢復了平靜。

真的睡著了。

「你不抱了？」人工智能意外的卻是用棉被取而代之的擁抱，不懂情愛的潘多拉本以為他會借機多抱一陣子。

但是這樣可太明顯，就算這白痴不會明白什麼。「這樣就足夠了。」你需要時，我在身邊，這樣就足夠了。

沉沉睡去的少年在夢裡蹭了蹭棉被，難得一次沒有因為熱把被子踢開。